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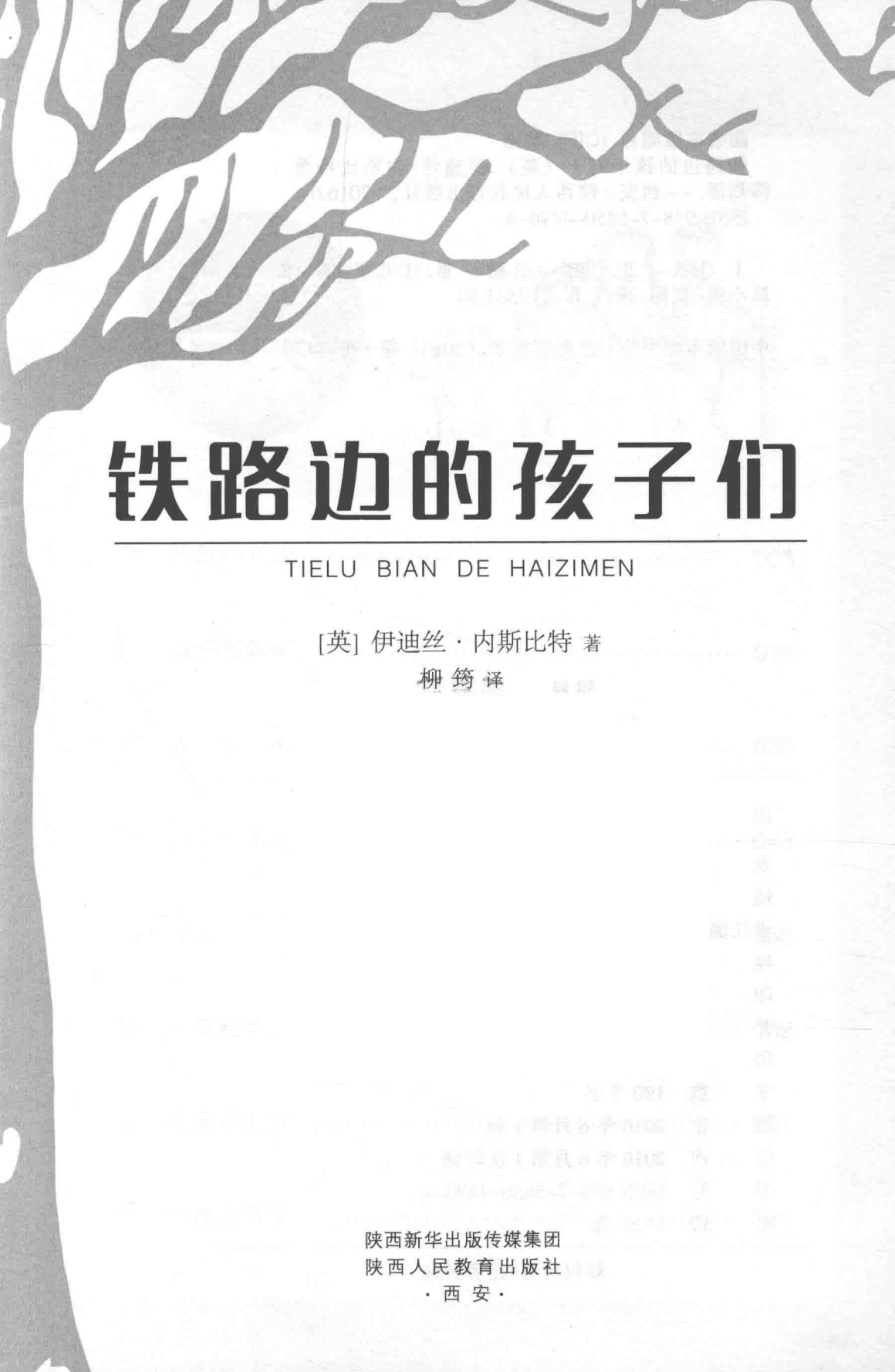
铁路边的孩子们

[英] 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柳筠 译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A large, stylized, dark grey silhouette of a tree branch with several leaves, extending from the top left corner across the top of the page.

铁路边的孩子们

TIELU BIAN DE HAIZIMEN

[英] 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柳 筠 译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 西 安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路边的孩子们 / (英) 伊迪丝·内斯比特著 ;
柳筠译. — 西安 :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450-4490-4

I. ①铁… II. ①伊… ②柳… III. ①儿童文学-长
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0774 号

铁路边的孩子们

[英] 伊迪丝·内斯比特 著

柳 筠 译

出 版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发 行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丈八五路 58 号
责任编辑	苏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陕西大江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1.7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0-4490-4
定 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Contents

目录



- | | |
|---------------|-----|
| ① 故事的开始 | 001 |
| ② 彼得的煤矿 | 015 |
| ③ 老先生 | 030 |
| ④ 偷上火车头 | 043 |
| ⑤ 犯人 | 058 |
| ⑥ 火车救险 | 069 |
| ⑦ 英雄的奖赏 | 081 |
| ⑧ 业余消防员 | 095 |



⑨	珀克斯的尊严	107
⑩	可怕的秘密	120
⑪	穿红运动衫的“猎狗”	132
⑫	博比带回家的东西	147
⑬	“猎狗”的爷爷	159
⑭	结尾	173





① 故事的开始

他们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铁路边的孩子。除了知道要乘坐火车去马斯基林和库克魔术馆、哑剧院、动物园和图索夫人蜡像馆外，我想他们可能都不会想起铁路来。他们只是普通的市郊孩子，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在一栋正面为红砖的普通郊区住宅里。前门为彩色玻璃，走廊上铺着一层瓷砖，他们管它叫作门厅。浴室里供应冷水和热水，还有电铃、落地窗，房间到处刷成白色。正如房产经纪人说的那样，“现代化设备一应俱全”。

他们家一共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叫罗伯塔。当妈妈的自然不会偏心，但如果一定要说妈妈偏心的话，那她应该最喜欢罗伯塔了。老二叫彼得，他从小就立志做一名工程师；老三叫菲利丝，心地很好。

妈妈很少会无聊到去那些无聊的太太家去串门，或者无聊到等那些无聊的太太到他们家来串门。她总会在家待着，随时准备跟孩子们一起玩、读书给他们听、帮他们辅导家庭作业。除此之外，当孩子们去上学的时候，她还会经常写一些小故事给他们。喝完下午茶后，她就会将这些故事念给他们听。如果遇到孩子们生日或者恰逢某个重要时刻，比如给他们新出生的猫咪做洗礼啦，给玩具屋重新装饰啦，或者他们的腮腺炎刚好啦，妈妈就会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



小诗。

三个幸运的孩子总是能够心想事成：漂亮的衣服、温暖的炉火、满屋子玩具的儿童屋，还有鹅妈妈墙纸。他们有一个心地善良、整天乐呵呵的保姆，一条叫詹姆斯的可爱的小狗。他们还有一个完美的爸爸，他从来不发脾气，也从来不会不讲道理，而且经常跟他们一起玩游戏。当然，如果爸爸没时间跟他们玩游戏，他至少也能给他们讲出一番大道理来，每当这时，爸爸总是能够讲得头头是道，让孩子们心悦诚服，让他们觉得他的的确确没时间跟他们玩。

你们肯定觉得他们一定过得很幸福。事实的确如此，只不过他们以前一直都没有意识到这点。直到有一天，他们在厄齐康郊区那栋红房子里的幸福生活结束，不得不过另一种生活的时候，他们这才发现以前的生活是多么幸福。

这种可怕的变故来得太突然了。

彼得在十岁生日那天得到了一件礼物，一个梦寐以求的火车头模型。当然啦，其他礼物也还不错，但怎么也比不上这个火车头模型吧。

但是，这个火车头模型仅玩了三天就报销了。不知是因为彼得自己没有经验还是菲利丝老惦记让他多拿出来显摆显摆，在开动的过程中，可能是摁得过猛，或是别的什么原因，火车头突然砰的一声就炸了。吓得詹姆斯撒腿就跑，一整天都没回来。坐在火车头里的小人儿都被炸成了碎片，幸好除了这个火车头和彼得的心之外再没有伤到别的东西。有人说他哭了，这话说得就不对了，十岁的男孩儿怎么会哭呢？不过，这种倒霉事叫人伤心倒是真的。彼得还说眼睛红了是因为感冒的缘故，没想到还真让他说中了，尽管他根本就是无心这么说的。第二天他竟然真的只能在床上躺着了。妈妈担心他出麻疹，这时他却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说：“我讨厌喝稀粥和大麦茶，讨厌吃面包喝牛奶。我要起床吃点儿真正的东西。”

“那你喜欢吃什么呢？”妈妈问。





“斑鸠馅饼，”彼得迫不及待地对妈妈说，“一个很大很大的斑鸠馅饼。”

于是，妈妈就吩咐厨师去做很大很大的斑鸠馅饼。但是等到馅饼出炉后，彼得却只吃了一点点。不过，吃完馅饼后他的感冒也好了。在做馅饼的时候，妈妈还给他写了一首诗逗他开心。诗的开头说彼得遇上了倒霉事，但他却表现得可圈可点，接下来是这么写的：

他有一个火车头，

对它爱不释手。

要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就是能够让他玩个够。

有一天……朋友们，请你们做好思想准备，

我要说出的这件事情真可怕，

一颗螺丝钉突然出问题，

锅炉发生了大爆炸！

他沮丧着脸将它拾起来，

转头交给他妈妈，

虽然他也很清楚，

妈妈没法买新的给他。

对于车祸中丧生的小人儿，

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在意，

那个火车头才是他的命，

别的小人儿才不会令他心急。

现在你们总算解他的意，

为什么我们的彼得会得病，

他用斑鸠馅饼来安慰自己，



是不希望痛苦如影随形。

他用温暖的毯子盖着自己，

一觉睡到大天明，

他是要战胜这种悲惨的命运。

如果他害了“红眼病”，

那只是感冒所引起，

只要你给他斑鸠馅饼，

他肯定不会拒绝吃。

爸爸到乡下去已经三四天了。彼得眼巴巴地盼着爸爸回来帮他修好这个心爱的火车头，因为在他眼里，爸爸才是最聪明的。爸爸有一双巧手，几乎什么东西都能修。爸爸还是那个木弹簧马的“专职医生”，有一次它几乎是没救了，就连木匠都束手无策，最终还是爸爸出手救了它的命。还有那个洋娃娃摇篮，其他人都说没得修了，还是爸爸修好了它。有一次，他仅用一点儿胶水、几块木片和一把削笔刀，就让诺亚方舟上所有的动物在船上站得稳稳的，即使不比原来更稳，也至少跟原来差不多。

彼得没有只顾着自己，在大家吃饭的时候，甚至在爸爸吃完饭抽烟的时候，他也没有提到火车头的事。叫彼得不要只顾着自己是妈妈的主意，但妈妈只是说说，具体执行还得靠他自己。这么做需要多大的耐心啊。

最后，还是妈妈对爸爸开口了：“对了，亲爱的，如果你现在已经休息够了，而且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们想告诉你一起铁路事故，想听听你的意见。”

“行啊，”爸爸说，“尽管说！”

然后彼得就将那个伤心的故事告诉了爸爸，然后又将火车头的残骸拿了过来。

“呃。”爸爸在仔细查看火车头的时候只蹦出这一个字。



孩子们顿时屏住了呼吸。

“真的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吗？”彼得低声问道，他实在没什么把握。

“希望？当然有，大把希望呢。”爸爸开心地说，“不过，除了希望还需要点儿别的什么，比如一些焊接用的东西，或是一个新阀门。我们还是等到下雨天吧，也就是说，星期六下午我打算不做别的事了，你们到时都来帮我。”

“那女生也能帮忙吗？”彼得半信半疑地问。

“当然可以，别忘了，女生跟男生一样聪明！菲利丝，你想做火车司机吗？”

“做火车司机会把我的脸弄脏吗？”菲利丝说，她似乎并不感兴趣。“而且我会把东西弄坏的。”

“我就喜欢！”罗伯塔说，“爸爸，你觉得我长大了能做火车司机吗？即使给火车加煤也行啊。”

“你是说司炉工吧？”爸爸一边修理火车头一边说，“如果等你长大的时候还有这样的愿望，看能不能让你做个司炉工。我记得我小时候……”

正在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这个时候到底是谁来串门啊？”爸爸说，“英国人的房子就应该像城堡一样，如果可能的话，我倒希望造出一栋半独立式别墅来，有护城河和吊桥的那种。”

一头红发的女仆露丝进来说，外面有两位先生要见主人。

“我领他们到书房去了，先生。”她说。

“我想他们应该是来募捐教区牧师奖品的，”妈妈说，“要不就是来筹集假期唱诗班款项的。赶紧将他们打发走吧，亲爱的。真是的，这么晚了还来打扰，孩子们都要睡觉了。”

但是爸爸似乎没有办法将那两位先生很快打发走。

“我真希望我们家有护城河和吊桥，”罗伯塔说，“到时，如果我们不想见某



些人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吊桥拉起来，这样他们就没法进来了。那两个人再不走的话，爸爸可能都会将他小时候的愿望给忘了。”

妈妈本想给孩子们讲一个绿眼睛公主的童话故事以打发时间，但似乎又没办法讲下去，因为他们甚至能够听见爸爸和两位先生在书房说话的声音，他以往对那些前来筹款的可没有这么大声，而且说话的声调也不一样。

这时，书房的门铃响了，大家总算舒了一口气。

“他们要走了，”菲利丝说，“爸爸已经按铃，马上就要将他们打发走了。”

但并没有人走，反倒是露丝进来了，而且孩子们觉得她脸上的表情怪怪的。

“您好，太太，”她说，“主人要您马上去书房。他脸色似乎很差，可能是出什么事了，您得做好最坏的打算，好像是谁家死人了还是银行破产了，或者是……”

“知道了，露丝，”妈妈轻轻地说，“你可以走了。”

妈妈走进书房，他们还在那儿说个不停。然后门铃响了，露丝叫来一辆马车，孩子们听见出门和走下台阶的脚步声。马车离开后前门关上了，接着妈妈进来了。她那张慈祥的脸看上去就像她的花边衣领一样煞白，两只眼睛看上去又大又亮。妈妈的嘴就像一根浅红色的线，她抿着嘴唇，看上去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你们该睡觉了，”妈妈说，“让露丝带你们去。”

“你不是说今晚爸爸回来我们可以很晚才睡吗？”菲利丝说。

“爸爸被他们叫去处理……公事去了，”妈妈说，“都去睡吧，宝贝，赶紧的。”

孩子们亲过妈妈之后就去睡觉了。但是罗伯塔还是留下来拥抱了一下妈妈，她对妈妈轻轻地说：“妈妈，不是什么坏消息吧？是不是真的有人死了……”



还是……”

“当然不是啦，没有的事。”妈妈几乎要将罗伯塔推走，“我现在什么也没法跟你说，宝贝，去睡觉吧，亲爱的，快去。”

就这样，罗伯塔也走了。

露丝帮女生们梳好头发脱掉衣服（这些事情向来是由妈妈做的）。当她关掉煤气灯离开女生的房间后，发现彼得仍然没脱衣服，在楼梯上等着。

“露丝，出什么事了？”他问。

“别问了，我可不想骗你。”红头发的露丝说，“你很快就会知道了。”

那天晚上，妈妈在很晚的时候上楼亲了三个熟睡的孩子。但是罗伯塔却在妈妈亲她的时候醒来了，只不过她蜷缩在那儿一动不动，什么话也没说。

“如果妈妈不想让我们知道她哭过的话，”她当时听到妈妈在黑暗中哽咽的时候心里在想，“我们就不应该再去打听了，就这样吧。”

第二天早上，他们下楼吃早餐的时候，发现妈妈已经出门。

“她去伦敦去了。”露丝说完就走了，留下三个孩子在那儿吃早餐。

“肯定有什么糟糕的事情发生了，”彼得一边剥鸡蛋一边说，“露丝昨晚跟我说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是你主动问她的吧？”罗伯塔用责备的口吻说。

“是啊，我是有问过！”彼得生气地说，“你可以心安理得地去睡觉，根本不在乎妈妈为什么事发愁，我可做不到，就是这样。”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去向仆人打听妈妈不想告诉我们的事。”罗伯塔说。

“没错，你只会虚情假意，”彼得说，“少来教训我了。”

“我可不是虚情假意，”菲利丝说，“不过我认为罗伯塔这次做得对。”

“当然，按照她的想法，她哪次不是对的。”彼得说。

“噢，少来！”罗伯塔哭着放下她的蛋匙。“我们别迁怒对方了，我确定可怕



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我们就别添乱了！”

“我倒想知道到底是谁开的头？”彼得说。

罗伯塔不想再吵下去了，她回答说：“是我，只不过……”

“那不就结了。”彼得以胜利者的口吻说。不过在去学校前，他还是拍了拍姐姐的脊背，要她开心点儿。

下午一点，孩子们回家吃饭的时候发现妈妈还是不在。她甚至在喝下午茶的时候都还没回来。

差不多七点的时候，妈妈才疲惫不堪地回到家中，她的脸色很差，孩子们觉得现在不是问妈妈问题的时候。她一屁股坐在扶手椅中，菲利丝帮她取下帽子里的长别针，罗伯塔帮她脱掉手套，彼得则帮她解开便鞋，还帮她拿来了那双柔软的毛绒拖鞋。

等妈妈喝完茶后，罗伯塔往她痛得不行的脑门上喷了一点儿香水。

这时，妈妈说：“好了，孩子们，现在我想告诉你们，昨晚来的那两个人的确带来了非常糟糕的消息，你们的爸爸将离开家一段时间。我非常担心，希望你们也都能帮帮我，不要让我再在你们身上分心了。”

“我们才不会给你添乱呢！”罗伯特抓住妈妈的手贴在她的脸上说。

“你们能够给我帮上很大的忙，”妈妈说，“当我不在家的時候，你们要乖乖的，开开心心的，不要吵架。”——听到这话的时候，罗伯塔和彼得不好意思地看了对方一眼，“因为我要经常出门办事。”

“我们不会吵架的，真的不会的。”大家异口同声地说，而且他们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还有，”妈妈继续说，“我不希望你们问到有关这件事的任何问题，也不希望你们向其他人打听。”

听到这话，彼得觉得挺不好意思的，一个劲儿地将靴子在地毯上擦来





擦去。

“你们也会答应我不会这么做的，对吗？”妈妈说。

“我是问过露丝，”彼得突然说，“对不起，我问过。”

“那她怎么说的？”

“她说我很快就会知道了。”

“你们还是不知道为妙。”妈妈说，“这是生意上的事，生意上的事你们不会明白的，对吗？”

“是的，”罗伯塔说，“是不是跟政府有关呢？”因为她爸爸就是在政府机关工作的。

“是的。”妈妈说，“你们现在该去睡觉了，孩子们，你们千万不要担心，最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妈妈，你也不要担心噢，”菲利丝说，“我们都会乖乖的。”

妈妈叹了一口气，然后亲了亲他们。

“我们从明早开始就要乖乖的。”彼得在他们一起上楼的时候说。

“那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呢？”罗伯塔说。

“现在没什么事可以乖的呀，笨蛋。”彼得说。

“难道我们不可以想点儿事情出来？”菲利丝说，“不要骂人。”

“谁骂人了？”彼得说，“我说‘笨蛋’的时候，罗伯塔知道我没有恶意的。”

“是吗？”罗伯塔说。

“反正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意思，我意思是说——爸爸怎么说来着，这是昵称，表示‘亲爱的’，懂吗？晚安啦。”

两个女生将衣服叠得比平常还要整齐——她们现在也就觉得这件事能够让她们做个乖孩子。

“我说，”菲利丝一边平整围裙的时候一边说，“你以前说我们的生活总是





太平静了，不是书里写的那回事，现在倒好了，真出事了。”

“我可从来不希望那些让妈妈不开心的事情出现，”罗伯特说，“这些事情简直太可怕了。”

而且这种可怕事情持续了好几个星期。

妈妈最近经常出门在外，吃的东西既没什么味道又不卫生。家里打杂的女佣也被打发走了。其间，埃玛姨妈过来了。埃玛姨妈要比妈妈大很多，即将去外国教书。现在她正忙着准备一些衣服呢，那些衣服又丑又脏，被她扔得到处都是，缝纫机一天到晚都没停过。埃玛姨妈认为孩子们应该规规矩矩地待在某些合适的地方。但孩子们却有意见了，他们认为她所说的合适的地方就是什么地方都行，只要不看到她就可以了，他们宁愿跟仆人待在一起，因为那些仆人也比埃玛姨妈好玩得多。如果厨师心情好的话，就会给他们唱一些滑稽歌曲。如果他们没得罪女佣的话，她就会给他们学母鸡下蛋时咯咯的叫声、学香槟酒噗的一声被打开的声音、学两只猫打架时的喵喵声。仆人们从来都没跟孩子们说过那两个人给爸爸带来了什么坏消息。不过他们总是在暗示着什么，只要他们想讲，这里面的事情还真不少，这种情况简直要把孩子们憋坏了。

一天，彼得在洗手间的门上设了个陷阱。效果不错，红头发的露丝经过的时候果然中招，她一把抓住彼得并赏了他一个耳光。

“你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她气急败坏地说，“你这个淘气鬼，如果再不学好的话，也会跟你老子一样，去那个地方待着，我还是跟你直说了吧！”



罗伯塔将这些话说给妈妈听，第二天露丝就被打发走了。

然后有一天，妈妈回家后就上了床，躺了两天，医生也来了，孩子们在家中战战兢兢，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

一天早上，妈妈下楼吃早餐的时候，脸色苍白，额头上还平添了几条皱纹。但是，她还跟往常一样笑着对孩子们说：“宝贝们，现在事情都定下来了，我们要离开这里到乡下去住了，那里有一栋白色的漂亮小屋，我知道你们会喜欢的。”

接下来开始收拾行李，整整忙了一个星期，不只是像去海边那样拿几件衣服就行了，甚至连桌子、椅子都得收拾，上面用麻布袋盖好，下面的桌腿、椅腿则用稻草扎好。

反正，收拾的这些东西跟去海边无关。陶器、毯子、烛台、地毯、床架、平底锅，甚至连火炉围栏和熨斗都一起打包了。

现在屋子就像一个家具卖场。我想孩子们可能觉得还挺好玩的。妈妈却在那忙得不亦乐乎，不过，即使再忙，她还是有时间跟他们说说话，或者读书给他们听，甚至在菲利丝拿着螺丝刀摔倒在地，扎到手的时候，妈妈还有兴致做一首小诗逗她开心。

“你不打算将这个也打包吗，妈妈？”罗伯塔问道，一边指着那个漂亮的，镶嵌着红色玳瑁壳和黄铜饰品的橱柜。

“我们可不能将所有东西都带走。”妈妈说。

“不过，我们带走的東西都好难看的。”罗伯塔说。

“我们只是带走一些有用的东西，”妈妈说，“我们现在要去玩扮穷人的游戏，小宝贝。”

所有难看的東西都打好包了，被一些穿绿色粗呢围裙的男人搬走了，两个小女孩和他们的妈妈还有埃玛姨妈就睡在原先摆满漂亮家具的房子里，但是



现在都搬空了，连一张床都没留下。而彼得就只能在沙发上将就一晚了。

“我说，这可真好玩，”妈妈在给他盖被子的时候，他开心地在沙发上扭来扭去说，“我太喜欢搬家了！真希望每个月都能搬一次。”

妈妈笑了。

“我可不愿意！”她说，“晚安，小彼得。”

当她转身的时候，罗伯塔看到了她的脸。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妈妈的这张脸。

“噢，妈妈，”她上床的时候心里在想，“你真勇敢！我是多么的爱你！想想吧，心里难过成这样，还能勇敢地笑出来。”

第二天，各种各样的箱子里塞满了东西，下午晚些时候，一辆马车将他们送到了火车站。

埃玛姨妈来送行了。不过他们觉得倒像是在给她送行，感觉很高兴呢。

“只不过，哎，那些被她管着的外国孩子这回可要遭罪了！”菲利丝小声说，“我才不要跟他们一样！”

起先他们都兴奋地望着窗外，不过，当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他们困得实在不行了，没人知道他们在火车上睡了多久，最后还是妈妈轻轻地将他们摇醒，对他们说：“醒醒，亲爱的，我们到了。”

他们醒来了，天气又阴又冷，当把行李从火车上往下拿的时候，他们站在月台上瑟瑟发抖。接着，一声长长的汽笛过后，火车头喷着气，将火车拉走了。孩子们看着最后一节车厢的尾灯消失在夜色中。

这是孩子们在这条铁路上第一次看到火车，后来，这条铁路在他们眼里变得越来越亲切。他们当时还没有想到，将来他们会有多喜欢铁路，也没有想到，铁路竟一下子就成为他们新生活的焦点，还会给他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奇迹和变化。当时，他们只是站在那儿瑟瑟发抖，直打喷嚏，只希望很快就能走到那个